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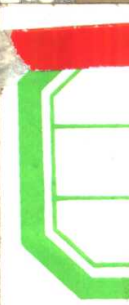
■ 陈源

西滢闲话

·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

西滢闲话

陈源



● 陈 源

·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

西 遼 閑 話

据新月书店一九三三年二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三十本)

鲁迅 冰心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字 603 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6.125 印张 2895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1—5500 套

ISBN 7-5059-2035-9/I·1416 定价:168.00 元

(折零优惠¥9.70 元)

序

近年，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

论理，在小说、诗歌擅胜一时之后，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但，与小说、诗歌不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就艺术形式而言，西洋的小说、诗歌、话剧，横向地移植到中国，取代了章回、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而散文则不，固然，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不象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因此，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新诗、话剧的成就。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时至今日，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有这些作家中，有些人兼搞别样，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应该淡忘的了，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从这一点说，散文的艺术生命，似乎比小说、戏剧、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因为，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情趣、操守、情感、人格的，从而也

就最容易相互勾通。可惜，五四以来形成的这个优秀传统，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相形之下，时下的文章，未免做作，仿佛是裱出来的，丢进洗衣机，一洗，全是糍糊，这样的东西写多了，自己也难免糊涂，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只有向历史讨教，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

但是，这并不意味，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发展到极至，无可超越的了。众所皆知，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倘若从甲骨与青铜算起，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小说除外，经、史、子、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五四以后，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一方面，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而且三十年代后，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二〕其实，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生活有多么丰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当然，在那时，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恪守旧道，捡到篮里便是菜，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而不惮于无所不包，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甚或以为不足道哉。

但是，上面的话，并没有抹煞的意思，而目的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比较了。应该说，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

〔二〕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

不能够相互替代。关于选篇的优点，这里不去讲它，对于后者，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另一方面，这些原作，久已不流传了，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且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俗话说，隔日如新，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一旦面世，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

准此，我们编辑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丰子恺、叶绍钧、冰心、郭沫若、茅盾、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许地山、郑振铎、夏丏尊、钟敬文、沈从文、梁遇春、施蛰存、巴金、阿英、陈西滢、朱湘、陆蠡、张爱玲、李广田、何其芳、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这样，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读那时的散文，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这或者为贤者所鄙，以为不足道。其实，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自有价值。当然，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偎栏自热的了。这自可不必去计较。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所谓砖儿何厚？瓦儿何薄？跑掉的鱼是大的，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同时需要申明的是，在本书库的编选过程中，得到了顾志诚、奚跃华、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是要郑重感谢的。

〔一〕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

孔老夫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美女入室」，我们也就满足了。

王 彬

92.12.20

出版说明

陈源(1896—1970)，江苏省无锡县人。字通伯，笔名西滢。

陈源是著名学者，散文有《西滢闲话》。

陈源的《西滢闲话》原载于《现代评论》，1928年结集出版，收有杂文、散文、随笔、书评等。1964年台湾重版时，删除了与鲁迅论战的文章。陈源的散文属于闲话体，谈今说古，娓娓道来，而又冷静隽雅，简洁流畅，颇有学者风度。

目 录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一
民众的戏剧	五
哀思	九
小戏院的试验	一二
中国报纸的外闻	一六
独身主义萧士比亚兄妹	一九
开铺子主义	二一
「非利士第恩」	二五
清宫	二八
「观音」与国剧	二九
「报娘恩」	三〇
「二天星斗」	三一
文艺出版物	三三
吴稚晖先生的著作	三五
妙论	三七

洋钱与艺术	三九
粉刷毛厕	四五
黎明即起	四七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四九
拆了火炉搭凉篷	五一
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五二
庆贺——小剧院——成功	五六
善本展览会	五七
五卅惨案	五八
干着急	六二
多数与少数	六六
维持	六八
干脆	六九
知识阶级	七〇
行路难	七三
象的故事	七六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七八
官气与洋气	八一

模范县与毛厕	八二
理由	八五
参战	八七
走马灯	八八
争点	九〇
利害	九三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	九五
刘叔和	一〇〇
南京	一〇六
中国式的外国医院	一〇八
民气	一一〇
捏住鼻子说话	一二二
共产	一一四
流会	一一七
粉饰	一二九
文章与饭碗	一二〇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一二二
版权论	一二五

吃饭与火并	一二八
拈油水	一三〇
放假	一三一
剽窃与抄袭	一三三
著书与教书	一三八
「首都革命」与言论自由	一四一
表功	一四四
「管闲事」	一四七
法郎士先生的真相	一五〇
再谈法郎士	一五六
吴稚晖先生	一六二
罗曼罗兰	一六七
线装书与白话文	一七二
再论线装书	一七七
苦力问题	一八二
空谷兰电影	一八八
中国的精神文明	一九二
文化的交流	一九七

小烟的小戏	二〇〇
飞机炸弹声中的感想	二〇二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二〇六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	二一〇
贫民与节育问题	二一五
节育问题	二一九
尽信医不如无医	二二三
西医问题讨论	二二七
谈世界文学史	二三四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今天孙中山先生移灵到西山去，丧仪似乎比上一次有纪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虽然整齐些，他们的态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严重了。

我们站在路旁，只见一队一队的青年过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国主义，嘻嘻！」

打倒封建军阀，嘻嘻！」

中山主义万岁，嘻嘻！」

这「嘻嘻」两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读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见」字，不是「听」字，大约不会说我是诬蔑他们罢？因为那些高声呼号的青年们，实在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他们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很好玩的，所以高兴的笑着，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讪的笑着，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送殓，送一个他们最崇拜，最景仰的伟人的殓。

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殓的时候高声的呼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

尤其使我觉得难受的是看见许多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也在把这四五句口头禅高声的叫着，他们的笑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本不懂得他们叫的是什麼。可是为什么教他们这样的叫呢？

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是彻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觉得迷信的势力虽然大，虽然历史上的事实大半是迷信驱策出来的，究竟总得有彻底的信仰，世界才会有进步。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宗教，我却不成把任何一种的宗教信仰灌输小孩提的头里去，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政治学说，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政治学识去教智识未开的幼童。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

萧伯纳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经了年月，换了地点，也免不了修改，何况本来就没有什麼金科玉律呢？

他们的呼号，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主义，同时也联想到英国，有两位大文豪也不约而同的希望我们恢复考试制度，一位还希望恢复弹劾制度。

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间我同章行严先生见过几位英国政治思想家，里面有一位是小说家威尔思 H. G. Wells 一位是戏剧家萧伯纳 G. B. Shaw

坐在他乡间园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威尔思这样的说：

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现在各国都在模仿英国，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在别种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底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的位置。你们为什么不恢复那制度呢？自然恢复的时候，应当适合现状，譬如不考四书五经，考新的学问……

他又说：他自己正想写一本书，叫「人的选择」。什么人最配干什么事，什么事需要什么人，一定有一种选择方法。选工业专家有工业专家的选法，选学校教师有学校教师的选法。他说这本书在小说之外，当最先出版。可是四年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这一本还没有出现。

称赞弹劾制度的也是威尔逊，可是我的日记上没有记下来，现在想不起他怎样说的了。萧伯纳说的更有味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这一句话，从林肯首倡以来，成了口头禅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们连戏都不会得写。假使有人说戏剧应当是「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编著的人民的戏剧，」我就要说他们是瞎说。人民是不会写戏的。他们要戏，他们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英美历代相传的见解是谁都能治国。中国历代相传的见解可不同了。治人

的一向须经过一个智识的试验。试验的方法也许很糟，意思却并不错。困难的地方就在怎样想出一个着实可靠的试验方法来。

威尔思与萧伯纳，虽然以小说家戏剧家出名，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贡献。他们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于民主政治，非常的怀疑，可是想不出什么具体的替代方法来。威尔思说过：「只要有十分钟的工夫，我们便可以把民主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可是其余度。考试制度和弹劾制度也许是一种补救的方法，至少他们以为在中国是值得试验一下的。不过在他们「姑妄言之」，在我们也是「姑妄听之」，偶然想到，翻开日记本，译述于此。我并不说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权和弹劾权，经过他们不约而同的赞成，增进了多少价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孙先生而「仍须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义成一种更完美而能应实用的学说，不要仅仅在宣传方面努力。要不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虽在口头，在纸上「永远不死」，在实行方面能够说得定「永远不死」吗？「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孙先生的这句话，是应当时刻记在心上的。